

冯梦龙三大异书

智囊

◎冯梦龙 / 著 ◎杨 军等 / 点评

zhinang

FENGMENGLONGSANDAYISHU

長 春 出 版 社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冯梦龙三大异书

智囊

◎冯梦龙 / 著 ◎杨 军等 / 点评

zhinang

FENGMENGLONGSANDAYISHU

長 春 出 版 社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囊 / (明)冯梦龙著;杨军等点评.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4.1

(冯梦龙三大异书)

ISBN 7-80604-047-1

I. 智... II. ①冯... ②杨... III. 笔记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863 号

冯梦龙三大异书·智囊

原 著: 冯梦龙

点 评: 杨军等

责任编辑: 张耀民 装帧统筹: 王国擎 封面设计: 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出版社美术设计制作中心制作

(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邮编 130061 电话 8569938)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2.5 印张 424 千字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三册)198.00 元

网址: www.cccbs.net

目 录

上智部

见大卷一	001
远犹卷二	017
通简卷三	034
迎刃卷四	048

明智部

知微卷五	058
亿中卷六	071
剖疑卷七	083
经务卷八	095

察智部

得情卷九	116
诘奸卷十	127

胆智部

威克卷十一	142
识断卷十二	151

术智部

委蛇卷十三	159
谬数卷十四	166

● 目 录

权奇卷十五	180
捷智部	
灵变卷十六	193
应卒卷十七	206
敏悟卷十八	211
语智部	
辩才卷十九	224
善言卷二十	237
兵智部	
不战卷二十一	245
制胜卷二十二	254
诡道卷二十三	270
武案卷二十四	288
闺智部	
贤哲卷二十五	303
雄略卷二十六	317
杂智部	
狡黠卷二十七	332
小慧卷二十八	348

上智部见大卷一

本卷故事的共同主题是，处理问题应从大处着眼、从长久利益出发，而不汲汲于眼前的是非荣辱、利害得失。思考问题时只有超脱于事情发生时的情景之外，才有可能寻找到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只有从大局出发，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才能恰到好处，虽然乍看起来，有些做法显得迂腐甚至是不近情理，但事过多时后细细品味，才发现这真是大智慧的表现。冯梦龙将本卷作为《上智部》之首，有着深刻含义。本卷多数故事都是深思睿智的典范，但个别事故，如《选押伴使》、《王猛》、《徐存斋》等篇，讲的是巧于应变、急中生智的例子。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太公 孔子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下狠手，不但为一时辨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大有用，而实不可用。壬人金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铎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不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选押伴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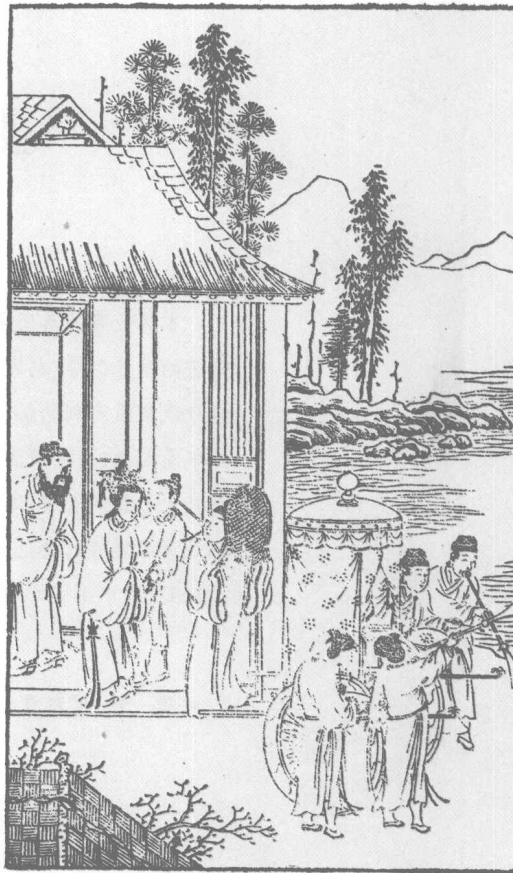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珣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默矣。

岳珂云：当陶谿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讎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褻昵，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韩滉 钱鏐

韩滉节制三吴，所辟宾左，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更无他长，尝召之与



《破阴阳八卦桃花女》

杂剧 元王晔作

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坐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吴越王常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及淮南围苏州，使仁章通言入城，果得报而还，缪以诸孙畜之。

用人如韩滉、钱缪，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燕昭王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宾也；危国之臣，虏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北面事之。不三年，苏子自周往，邹衍自齐往，乐毅自赵往，屈景自楚归。

郭隗明于致士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实。

丙吉 郭进

吉为相，有驭吏嗜酒，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虜入云中代郡，遽归见吉白状。因曰：“恐虜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予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郡吏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

进任山西巡检，有军校谐阙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讼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投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擢之。

容小过者以一长酬，释大仇者以死力报。唯酬报之情迫中，故其长触之而必试，其力激之而必竭。彼索过寻仇者，岂非大愚。

假 书

秦桧当国，有士人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缴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假其官资。或问其故。曰：“有胆敢假桧书，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西夏用兵时，有张李二生，欲以策干韩范二公，耻于自媒，乃刻诗于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奸桧此举，却胜韩范远甚，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贗作韩魏公书，谒蔡君谟。君谟虽疑之，然士颇豪，与之三千，因回书，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谒公谢罪，公徐曰：“君谟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殿在长安，可往见之。”即为发书。子弟疑谓包容已足，书可勿发。公曰：“士能为我书，又能动君谟，其才器不凡矣。”至关中，夏竟官之。又，东坡元祐间，出师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公呼讯其卷中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赉以百千，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惟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遂假先生名衔，缄封而来，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公熟视，笑呼掌笈吏去其旧封，换题新衔，附至东京竹竿巷，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之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明年，味道及第来谢。二事俱长人智量者。

楚庄王 袁盎

楚庄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趣火视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尽绝缨而火，极欢而罢。及围郑之役，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者，却敌，卒得胜。询之，则夜绝缨者也。

盎先尝为吴相时，盎有从史私盎侍儿，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从史，从史亡。盎亲追反之，竟以侍儿赐，遇之如故。景帝时，盎既入为太常，复使吴。吴王时谋反，欲杀盎，以五百人围之，盎未觉也。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置二百石醇醪，尽饮五百人醉卧，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旦日王且斩君。”盎曰：“公何为者？”司马曰：“故从史盗君侍儿

者也。”于是盍惊脱去。

梁之葛周，宋之种世衡，皆用此术，克敌讨叛。若张说免祸，可谓转圜之福；兀术不杀小卒之妻，亦胡虏中之杰然者也。

葛周尝与所宠美姬同饮，有侍卒目视姬不辍，失答周问，既自觉惧罪，周并不言。后与唐师战失利，周呼此卒奋勇破敌，竟以美姬妻之。

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慕恩窃与姬戏。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

张说有门下生，盗其宠婢，欲置之法。此生呼曰：“相公岂无缓急用人时耶？何惜一婢。”说奇其言，遂以赐而遣之，后杳不闻。及遭姚崇之构，祸且不测。此生夜至，请以夜明帘献九公主，为言于玄宗，得解。

金兀术爱一小卒之妻，杀卒而夺之，宠以专房。一日昼寝觉，忽见此妇持利刃欲向，惊起问之，曰：“欲为夫报仇耳！”术默然，麾使去，即日大享将士，召此妇出谓曰：“杀汝则无罪，留汝则不可，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妇指一人，术即赐之。

王 猛

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慕容评屯潞州。猛进与相持，遣将军徐成觐燕军。期中，及昏而反，猛怒欲斩成。邓羌请曰：“贼众我寡，诘朝将战，且宜宥之。”猛曰：“若不斩成，军法不立。”羌固请曰：“成，羌部将也，虽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猛又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谓羌义而有勇，使语之曰：“将军止，吾今赦之矣。”成既获免，羌自来谢。猛执羌手笑曰：“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

魏元忠

唐高宗幸东都时，关中饥谨。上虑道路多草窃，令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而许之。以反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因材任能，盗皆作使。俗儒以鸡鸣狗盗之雄笑田文，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

着也。

廉希宪

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常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公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蓝缕冠衣，袖诗请见。公亟延入坐语，稽经抽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弟希贡问曰：“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有说乎？”公曰：“非尔所知也，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然背国叛主而来者；若宋诸生何罪，而羁囚之。今国家崛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不惟兴文，且令知节义之重，是具开国手段者。

徐存斋

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时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颜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将领责，执卷请曰：“太宗师见教诚当，但‘苦孔之卓’，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时翕然，称其雅量。

不吝改过，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闻万历初年有士作《怨慕章》一题，中用“为舜也

唐寅

洞庭黄茂渚图卷(附局部)

22.1cm×66.8cm

上海博物馆藏



父者，为舜也母者”句。为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陈：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读《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宋艺祖尝以事怒周翰，将杖之。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遂释之。古来圣主名臣，断无使性遂非者。

又闻徐公在浙时，有二生争贡，哗于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哗于堂下，公亦阅卷自若。顷之，召而谓曰：“我不欲使人争，亦不能使人让。诸生未读教条乎？连本道亦在教条中，做不得主，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由是争让皆息。公之持文体皆此类。

屠枰石

屠枰石先生，为浙中督学，持法严。按湖时，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一生宿娼家，保甲味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开门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状，屠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保甲膝行渐前，离两垒颇远。屠瞬门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门役喻其意，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与大杖三十，荷枷，娼则逐去。保甲仓皇语人曰：“向殆执鬼。”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自是刁风顿息，而此士卒自怨，用贡为教官。

李西平携城都妓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卒成仇隙。赵清献宰青城，而挈妓以归。胡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红颜滞人，贤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人者少矣。宋韩亿性方重，累官尚书左丞，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辄不怿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人得所。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职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锢人于盛世乎？”屠公颇得此意。

李孝寿 宋元献

李孝寿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愤甚，县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曰：“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

宋元献公罢相守洛，有一举子，行囊中有失税之物，为仆夫所告。公曰：“举人应

举，孰无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胡可长也。”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胡霆桂

胡霆桂开庆间为铅山主簿，时私酿之禁甚严。须妇诉其姑私酿者，霆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酿律笞之，政化遂行，县大治。

张耳

张耳、陈余，皆魏名士。秦灭魏，悬金购两人。两人变姓名，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吏尝以过笞陈余，余怒欲起，张耳蹶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余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若，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勾践石室，淮阴胯下，皆忍小耻，以就大业也。陈余浅躁，不及张耳远甚，所以一成一败。

邵雍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答曰：“正督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李燔常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才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也。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便觉临难投劾者，亦是宝山空回。鲜于侁为利州路转运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王安石遣吏诘之。侁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东坡称侁上无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仕途当以为法。

杨士奇

广东布政徐奇入觐，载岭南藤簟，将以馈廷臣。逻者获其单目以进。上视之，无杨士

奇名，乃独召之问故。士奇曰：“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时，众皆作诗文赠行，故有此馈。臣时有病无所作，不然亦不免。今众名虽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当亦无他。”上意解，即以单目付中官，令毁之，一无所问。

此单一焚，而逆者丧气，省缙绅中许多祸，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无智名，实大智也，岂唯厚道。

宋真宗时，有上书言宫禁事者。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欲付御史问状。王旦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请并付狱，上意寝解。公遂至中书，悉焚所得书。已而上悔，复驰取之，公对已焚讫，乃止。此事与文贞相类，都是舍身救物。

严 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就过活。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患风耳，大人不足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办，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遂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

天下无穷不肖事，皆从舍不得钱而起；天下无穷好事，皆从舍得钱而做。自古无舍不得钱之好人也。吴之鲁肃，唐之于颀，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开手者。西吴董尚书浔阳公，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过宾，无不延礼厚赠者。其孙礼部青芝公，工于诗字，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尚书闻之曰：“以我家势，虽日以银币为欢，犹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缙绅之家，自有局面，岂复以诗字得人怜乎。将来破我家者，必此子也。”后民变事起。时尚书日老，青芝公不谙世故，愿自处分，愚民望处，一集千人，遂至破产。人始服尚书先见。弘治间，昭庆寺欲建穿堂，察使访得富户三人，召之谕以共建，长兴吕山吴某与焉。吴曰：“此不甚费，小人当独任之。”察使大喜。吴归语其父，父曰：“儿子有这力量，必能承吾家。”此翁之见，与浔阳公同。

萧何 任氏

沛公至咸阳，诸将军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拒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二人之智无大小，易地则皆然也。又：蜀卓氏，其先赵人，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瘠薄，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远求，迁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贸易，富至敌国。其识亦有过人者。

董公

汉王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天下共立义帝，项羽放弑之，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告诸侯曰：“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弑义帝者。”

董公此说，乃刘项曲直分判处。随何招九江，酈生下全齐，其陈说皆本此。许庸斋谓沛公激发天下大机括，子房号为帝师，亦未有此大计。

蔺相如 寇恂

赵王归自渑池，以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自侈战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其上。“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与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辄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欲辞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颇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复以为耻，过颍川谓左右曰：“见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谋，不与相见。姊子谷崇请带剑侍侧，以备非常。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家。”乃敕属县盛供具，一人皆兼两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将士皆醉，遂过去。恂遣人以状闻，帝征恂，使与复结友而去。

汾阳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莱公蒸羊之逆，寇恂之微术也。

安思顺帅朔方，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而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睨目相视，不交一语。及子仪代思顺，光弼意欲亡去，犹未决。旬日，诏子仪率兵东出赵魏，光弼入见子仪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仪趋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执其手相持而拜，相与合谋破贼。

丁谓窜崖州，道出雷州。先是谓贬准雷州司户。准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谓欲见准，准拒之，闻家僮谋欲报仇，亟杜门纵博，俟谓行远乃罢。

张飞

先主一见马超，以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超见先主待之厚也，阔略无上下礼，与先主言，常呼字。关羽怒，请杀之。先主不从，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诸将，羽、飞并挟刃立直，超入顾坐席，不见羽、飞座，见其直也，乃大惊。自后乃尊事先主。

释严颜，海马超，都是细心作用。后世目飞为粗人，大枉。

曹彬 宴仪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与。”自沽酒以饮之。及太祖即位，语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宴仪籍其帑藏。至数日，太祖命亲吏取藏绢。仪曰：“公初下城，虽倾藏取之，谁敢言者，今既有籍，即为官物，非诏旨不可得。”后太祖屡称仪有守，欲以为相。

一字不為難與人一言不為難與人此
 祥女傳之言也古清秋閣振
 雅生不圓初唐時黃河清三日
 生聖人也
 梁林士書

明 陈继儒
 行书轴

鲁宗道

宋鲁宗道为谕德日，真宗尝有所召，使者及门，宗道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饮归。中使先入，与约曰：“上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宗道曰：“但以实告。”曰：“然则当得罪。”宗道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如公对，真宗问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具备，适有乡亲远来，遂邀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真实可大用。

吕夷简

仁宗久病废朝，一日疾差，思见执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同列赞公速行，公缓步自如。既见，上曰：“久病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迟迟其来？”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恐人惊动。”上以为得辅臣体。

庆历中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褒贬其峻，于夏竦尤极诋斥。未几，党议起，介得罪罢归，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竦遂谓介实不死，北走胡矣。诏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出中使与京东刺史，发介棺以验实。时吕夷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虽戮不为酷。万一介真死，朝廷无故剖人冢墓，非所以示后也。”中使曰：“然则何以应中旨？”夷简曰：“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檄至劾问，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结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

不为介雪，乃深于雪。当介作颂时，正吕许公罢相，而晏殊章得同升。许公不念私憾，而念国体，真宰相之度也。

李太后服未除，而夷简即劝仁宗立曹后。范仲淹进曰：“臣夷简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他日夷简语韩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高，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宠废，后宫以色进者，不可胜数，不亟立后，无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类也。